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龍川集卷二十八　　宋　陳亮　撰

墓誌銘

何茂宏墓誌銘

公姓何氏諱恢字茂宏得姓所從来甚遠而婺之諸何為尤盛居城之東而散出永康東陽義烏者其分合之詳不可得而紀然義烏之族自公而上其可數者六世而公又有子有孫矣公之曽大父京始葬其父祖於官

塘之東西兩偏又營其地而居之浚其塘至百餘畝以盡有其四旁之壤兩子其次諱先是生公之父諱槃以志氣自豪嘗欲奮於武事得官河北之恩州而公生焉故公狀貌端厚意象軒聳而曾次陳谿是非長短人得以望而知之讀書為文亦不肯過為巧麗取於適用而已大畧似北人者豈其風土固如此公之父必欲其二子由科舉自奮公獨以其餘力助理家事積累至巨萬公弟恪茂恭得以專於文學庶幾近世晁張輩流嘗與

公同上禮部茂恭得之而公不利公忻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時公父已死數歳家事一毫已上不使茂恭闗心焉茂恭奉其母湯藥惟謹不問錢物為何事而公之臨財雖鬼神不欺也兄弟相與為一體至其論文小不合輒爭辯以致辭色俱厲僮僕往往相語以為笑茂恭未及為時用而死公年且五十方俯首筆硯務合時好以與後生輩較寸晷于春官傴僂奉湯藥如茂恭在時暇則從容園池以小詩自娱皆清切有雅致而家事一

切付茂恭之子大受懵若素不解者進退伸縮古之君子無以遠過矣娶同邑葉氏子男三人大辯大雅大猷女六人唐仲義陳亮宗楷陳大同俞袞其壻也幼未行仲義與茂恭同年進士以郤武之光澤丞上銓曹闕陛矣孫男二人蘭孫玉孫女二人尚幼得年五十有九以淳熙癸卯七月三十日卒始公無恙時嘗欲營地於源深亭之上曰東望吾父西望吾弟其他可勿問也既而策杖於野堂之西桂林之旁徘徊顧望曰是亦足以藏

其身矣日者獨以黄順堂之山為最吉曰是回鸞舞鳳之勢也諸孫欲遵先志稍近野堂之東而日者又以淨明之東山為吉寺僧欣然從之用功力至費百餘萬將以乙巳之正月某日葬焉而有為口語使寺僧牽連攺動以遷延其葬者諸孫竟以正月乙酉葬公於官塘之前山使亮書其石昔亮嘗見朱晦庵論廣漢張敬夫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知公之三子固自為可於是

永康陳亮再拜而書曰

生不求全於人死不求全於地嗚呼以此遺子孫足矣

陳府君墓誌銘

永康之陳大抵派自吳興蓋其所從来遠矣其居邑之南四十五里曰前黄者遠事今皆不論論其耳目之所及者遡亮而數之凡八世而亮年適四十矣三十年得一世其間又有過二十而得子者陳氏於今往往近二百年雖不能馳騄取功名富貴以自見於斯世而衣食

豐足推其餘以及鄰里使一鄉無憾於陳氏盖自六世祖諱伯援而邑人始有稱焉更三世而守其家法終始不墜惟最長一支為然百四五十年之間衣被國家之飽暖大家世族或以淪替而無餘而一鄉之望凝然如一日此豈無所繇致哉亮之曾祖幼喪其父而高祖母以盛年守志於是六世祖老矣家事悉以委之長子諱文什實能撫孤存寡義不以一毫自私使高祖母兒女之累釋然終老而不悔者恃其夫之有兄也及曾祖死

於王事而先祖兄弟以摧喪之餘暴當門戶凛然懼不自保而曾伯祖諱良佐實存撫之所以終其父之志也其後先祖病廢先人常有不勝家事之憂曾伯祖之子廷俊與其繼室葉氏實左右有家人事因多故而吾家三世被其三世之德其大者可念而不可忘也公諱廷俊字時乂嘗以納粟辟尉靖之永平然非其好也先娶同邑吕氏盖甚宜其家而不幸早世子男三人克恭克勤克誠女三人適汪汪胡炳徐良史孫男九人恂亢亨

慥光恪几允愷女三人長適徐士龍次盧臯次幼曽孫女二人公生於大觀戊子三月十有八日歿於乾道戊子五月二十六日而男女之長者與公相繼而卒又十有五年冬十月十有二日巳酉始克葬公於距家五里雞鳴山先塋之旁論次本末以納諸幽諸孫以為責當在亮謹再拜而銘之銘曰

生而敦龎以壯門戶長則克家以光厥祖世有隱德細猶未斁天道昭然歸安此土

謝教授墓碑銘

淳熙三四年間三山林穎秀寔之作邑永康强敏有幹畧一邑不勞而辦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罕有劉仲光茂實為其丞茂實永嘉人嘗從一世士君子遊以器識自負不以細故變其所守寔之疑其好異而茂實不顧也余游二君間每為曲暢其情邑尉謝景安獨恬然無所適莫二君亦安之如一家邑人實賴焉及趙伯彬德全來蒞邑事風采焕發而一丞失其姓名外綴中牧趙以

憂去丞欲掇拾其事而文致之卒愧景安而止使當兩雄不相下時景安居其間所以陰消人意者其所能庇賴必多而區區一尉效見止此及諸司交章論薦於吏文少參差景安一不以介意去為賀州州學教授賀在極南人士無幾何景安獨不鄙夷其人請諸州將及諸司愈欲贍給其徒而致之學不幸而景安死矣嗚呼國家以科目取士以格法而進退之權竒磊瑰者固於今世無所合雖復小合旋亦棄去以景安之靜厚篤實亦

復不偶如此士之欲以科目自奮者雖既得之要皆未可必也景安姓謝氏名達字景安福之長溪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先室王氏繼邵氏子男三人宜之進之謂老女三人長適士人陳表之餘幼以淳熙甲辰五月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一以致仕恩得承事郎宜之將以明年三月甲申葬景安於吾邑之合德鄉茅山之原而以墓石為請余雅知景安者不能經紀其葬而敢愛其言乎顧未知千年之後定如何耳宜之能自力足

以修父之業吾友徐木子才吳竿允成實相為終始之允成與景安同邑於是方尉永康云銘曰

生於閩死於廣葬於越惟其平生所不欺者不與此而俱滅深藏厚覆以觀餘烈

陳元嘉墓誌銘

縉雲陳君元嘉以其讀書之餘凡山經地志醫卜方技之書黄帝岐伯之所答問郭璞吕才之所論註無不熟復而切究之下至奕棊亦入能品動息自遂與物無忤

從容暇豫人也元嘉娶章氏故吏部侍郎諱服之女弟也於是士大夫亦多知其名聞其死無不惻然傷之其子檜嘗從余游幼子猛有豪志嘗欲問余以古人之大體方進而未已也奉其諸兄之命而問銘焉乃見其鄉之長老言曰甲戌之旱所在揺動鄉之郭君集義兵以衛其境元嘉亦散家資募少年之有武勇者什什而伍伍之參錯能否牽連遠近而人固不知也會郭君之徒有謀叛者郭窘甚夜走鄉先生胡經仲之廬則語元嘉

命隊首擊鑼鳴鼓整布隊伍更出迭入壓郭氏之門而過馬時邑令方循行四隅以督賑糶元嘉令僞爲縣牒起義兵自衛徼使郭氏之徒聞之而元嘉之兵先集未幾邑令亦来其徒震動然猶自詭以獻武藝元嘉命巽開左右使獻之叛者卒不能逞而止以元嘉之才小小自見已能如此而余獨知其爲鄉之善士盖人才因事乃見而元嘉亦不願以才自馳騁於世非真余之淺於知人也元嘉姓陳氏諱昌運元嘉其字也其先繇永嘉

徙縉雲爲鄉之大姓曾大父捷大父夢父師尹迪功郎潭州善化主簿子男五人椿檜槐樞猛女六人適周翊何坦沈集王元德坦監處州石堰銀場餘未行孫男五人曰新曰益曰宣曰嚴曰勤元嘉以淳熙八年四月十日死死時六十有五而其葬在其邑之仙都鄉深渡之原實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於是永康陳亮爲之銘曰

才足用世而爲鄉善士非其命也亦其志也山夷谷堙而來者不墜非其志也固其義也

庶弟昭甫墓誌銘

嗚呼昔我先人實生汝而棄汝於他人力未足以活汝也我兄弟欲活汝於我家之傍念汝之似吾先人也活汝未成而棄我以去豈以我為不足賴乎我不能不念其子而不念吾先人之子則無以自别於禽獸矣我之心既不欺於鬼神而汝猶有疑乎無乃汝既知之而命之脩短非汝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則我之衰困顛倒獲罪於天者既多而併以累汝也嗟乎寃哉疇昔之年當

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囚縶坐天獄如坐井雖生能幾何扶持左右始末惟汝未幾為小盜要而欲殺之於路卒能使薄正其罪獨汝為有奔走之勞汝之於我既無負矣生死之變俄然至此得疾之端又復繇我而我之所以處汝者今雖百喙自言人誰信之觴酒酹汝而諸子列拜於前汝魂未定尚聽我語衣衾棺椁我皆主辦歲時祭享汝終歸享於陳氏我當敕其子孫以無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幾異時有以見汝於地下嗚呼

哀哉此龍川陳亮誌其庶弟之墓者如此先人諱次尹庶弟名明字昭甫行八三而所養之父則張鋭也生甫百餘日歸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實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葬之先塋之支壟銘曰

汝父汝兄相從在此子孫敢曰非陳氏子靈其有知共食千祀此石昭然其来未已

陳春坊墓碑銘

始余出國北門彌望沮洳之地而帶以一水岸行不足以容兩馬湖泊往往隨在而有舟至松江風濤洶湧雖余亦懼而登馬小立垂虹之上四顧而嘆曰是豈戎馬驅馳之所乎昔陳公思恭提兵數千以小舟匿伏湖中欲要烏珠而擒之扣舷相應戰士盡起而烏珠以輕舠遁去衆遂驚潰韓世忠復扼之江上敵自是不復南顧矣酹酒弔古以酹陳公之神其孫均乃以喻偘何仲光之書來求銘春坊之墓閱其家世則陳公之子也而陳

公又為晉公恕之玄孫晉公當太宗真宗時為國計臣冦忠愍諸公之所敬憚其子恭公執中實相仁宗以大闡陳氏恭公之弟執古生殿中丞世昌殿丞生贈武翼郎晏武翼以國學舉人數上春官而無所遇是生少師名思恭卒縣行伍自奮為神武後軍統制以困敵人其事有慨於余心雖欲却均之請而心知其可以張大陳公之功亦一時之良會也而均之請閱一歲不止春坊名鉅年字壽卿其先熙州狄道人高宗南渡少師扈從

轉戰至杭因家焉故令為杭人春坊以少師致仕恩補保義郎為閤門祗候提轄製造御前軍器所幹辦軍頭引見司丁母崇國夫人柴氏憂服除差鎮江府都統司主管機宜文字未上改差皇太子宫主管左右春坊事為閤門宣賛舍人尋除武衛將軍御札曰陳龜年名將之子也轉右領軍衛將軍特旨以久在東宫服勤不懈帶文州刺史除成州團練使為皇孫平陽郡王伴讀有勞授和州防禦使少師一子以南北既定不復見諸武

事而獨為東宫信臣以身任怨至死而不悔嘗以館北客宴射玉津園選善射者與之竝射莫能中春坊挾二矢以興平立睨的一發中之使當多事時吴江之遺恨猶有屬也春坊鬚眉如畫而面目嚴冷出入宫庭不以色假人整齊事務摧抑僥倖取前代儲君事抄成小集暇日從容獻之聽知所擇以為東宫德業之供和章作字必以寓區區之意焉吾友王光化自中嘗為其客為余道其事如此今所載者其畧也未幾而春坊坐裴良

珣事謫居信州復官得提舉台州崇道觀以淳熙十五年四月癸酉卒于家得年五十有九以五月甲寅葬于餘杭縣蔡家之塢夫人趙氏祔贈太師密之女也子男二人均承節郎垓以致仕恩上女八人長適忠翊郎婁州準備將劉幬次適從事郎隆興府進賢縣尉朱熙績次適宣教郎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魏寶慈次適秉義郎裴良珣次適吳衍餘未行男孫一人小頑甲辰之春余以藥人之誣就逮棘寺吏七八十日而不

得脱獄卒猶能言春坊之事始末盖其受誣頗相類獄稍寛欲往訪春坊問計而春坊病矣獄之相去纔一二年間而誣人欒人亦可以例推耶天下適安定才者能者無不坎壈於世宛轉能少自致至於受誣且死而世莫之察未死者可不為死者一言乎余非能言者也二百年之間陳氏之變故起伏亦數矣均方與人士相角逐以自見而坺亦將求世其家者故再至垂虹卒如其請而書諸墓上曰

今天子龍飛之六十日草莽之臣陳亮實表故春坊陳龜年之墓叙載家世感念事功而卒歸之命焉非人誰為非命誰使且以識死且以起死

金元卿墓誌銘

君諱大亨字元卿姓金氏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皆不仕娶陳氏子男三人海濾澤女二人于松年孫之本其婿也幼未行孫女一人以淳熙己酉二月丁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是歲十二月丙申諸

孫奉君葬于其邑赤松鄉塘裏原君在時所營也而問銘于永康陳亮潚嘗從余游君之子余甚謹以故習知其家事而得君之為人亦甚詳君讀書為士有繩尺不求茍異於人内行潔整於聲色淡然而不求人之知也及其為家也以儉勤自將銖積寸累迄用有成而豪取智籠之術一切置不用故無怨惡於人晚歲治其室稍華將以娛其親之老也諸子皆使之學而必欲知辛勤之起家不易獨使潚從四方師友游勞費皆所不問而

不責其近功也嗚呼使天下之人皆知人有常分事有常程安平之效歲計有餘撼動之力時移難恃則郡縣可以無條令而治家道雖傳之百世可也而世常不足以知之何哉銘曰

富人所欲善吾所獨欲也公之獨也同之遺之以此開之於彼銘之深長尚有以也

陳思正墓誌銘

思正姓陳氏諱端中思正其字也世為婺之永康人曽

祖愽祖回父子茂皆不顯於世余嘗銘陳性之之墓叙
永康之陳凡七族而思正蓋出於龍山之陳也思正娶
劉氏子男四人藻葇葵蕃女六人葛汝舟劉景脩劉祉
周確胡汝濟胡楷其壻也景脩甲辰進士今為修職郎
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孫男女八人皆幼以淳熙十六年
九月二十六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
申葬于横塘之原祖塋之右思正以意氣自豪視錢物
如糞土不為分毫後日計平生不欲其鄉有不平之事

其人有不滿之意雖以此遭躓而不悔也族人嘗小忿爭至反眼不相視思正病且亟矣呼而語之曰兄弟不當至此我死誰當為汝解之各為我飲一杯還兄弟骨肉之舊以此送我死足矣其人皆釋然及其將絕也語諸子曰吾意之所向不在人後而家事如此累汝曹矣我死會客宜如禮求一文以銘吾墓畢我一身任汝曹所欲為也其子衰絰踵門與其同宗人亮言其事如此余悲之以思正之才智知所緩急先後而行之以義宜

何所不可而動輒齟齬可以言命矣死又無傳則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而求之余則非也銘曰

將死猶欲人之無争死後猶欲身之不泯嗟逝者之如斯與草木而共盡於其中間聖賢為準我獨何人銘以相殉

喻夏卿墓誌銘

淳熙庚子義烏喻夏卿改葬其内王夫人於邑之智者鄉雷公山之下問銘於永康陳亮葢嘗叙夏卿夫婦之

懿矣夏卿教其子孫皆與於學所能自見而多屈於春官紹熙辛亥夏卿年且九十有一一日從容置酒語其弟姪輩曰羣兒及今舉自奮老夫猶可待也過是則已矣又曰我兒非陳子莫銘我也悵然凝竚者久之未幾而八月十有九日夏卿死余猶繫三衢獄中微若聞之則為之出涕明年二月出獄則往哭焉九月其子義方民獻哭投余門以其先君行實曰我父實求屬于子子知吾父者其肯死吾父乎亮曰諾昔孟子有取於為仁

不富之論而世俗之常言曰慈不主兵義不主財其說遂以行而閭巷之奸夫猾子借是以成其家雖見鄙於清論見絀於公法而人樂其生得以自資終不為之變也夏卿孝友慈愛根於天性而著見於日用之間如飲食之不可廢中年與其姪分田不過百三十畝卒亦幾至於千畝然而友愛子姪而計較秋毫之心不萌焉慈惜里閭而豪家奪力取之事不行焉為仁不富之論盖至夏卿而廢矣晚雖家事不如初而親戚故舊之急難族

人子弟之美事愛莫之助每致其惓惓之意而人人常信之嗚呼為夏卿者亦可以無憾矣福壽康寧子孫彬彬然皆有可觀者天於夏卿亦何所負哉喻氏著籍蜀之僊井散在浙江者惟義烏為盛亦嘗有列於朝曾祖諱廷祖諱宗父諱登夏卿諱師字夏卿遇太上皇后慶壽覃恩封迪功郎及高宗再上萬壽加封脩職郎子男四人義方修職郎大方早夭知方汝方女二人適商克忠趙悌孫男九人偘憲演湮淡克充寛競孫女八人嫁

楊一之蔣若拙陳某趙某許公升傅某趙某而公升新與計偕幼未行曾孫男女合十六人汝方今名民獻與佀入太學爲諸生演嘗舉于鄉而佀令再以姓名上禮部即前誌所謂宏者義方將以十一月三日壬申合葬而亮實銘之曰

少年慮事出人意表至於危疑之際爲人剖析無留難而積善之報未嘗泯也晚歲百事不以關心至於園池之間婆娑遊嬉無虛日而釋老之書未嘗問也鄉之善

士卒為老成言無枝葉行有凖繩空其一鄉喪此持平孰昭斯詩以淑我後生

錢叔因墓誌銘

紹興辛巳壬午之間余以極論兵事為一時明公巨臣之所許而反援以中庸大學之旨余不能識也而復以古文自詭於時道德性命之學亦漸開矣又四五年廣漢張栻敬夫東莱呂祖謙伯恭相與上下其論而皆有列於朝新安朱熹元晦講之武夷而強立不反其說遂

以行而不可遏止齒牙所至噓枯吹生天下之學士大夫賢不肖往往繫其意之所向背雖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余非不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未敢怨壬辰癸巳而貧日甚欲托於講授以為資身之策鄉閭識其素而不之信衆亦疑其學之非是也而浦江錢氏之子擴来曰擴於時文未之能雖能亦不願也區區之意欲學其所當學者余為之有慨於心曰我亦將從此而學也試與吾子共學之因

以為人眇然一身與天地竝立而為三才其闕一不可之本為安在又以為洪荒之初聖賢繼作道統日以修明雖時有治亂而道無一日不在天下也而戰國秦漢以來千五百年之間此道安在而無一人能識其用聖賢亦不復作天下乃賴人之智力以維持而道遂為不傳之妙物儒者又何從而得之以尊其身而獨立於天下六經諸史反復推究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之處而識觀象之妙時措之宜如長江大河渾渾浩浩盡收

衆流而萬古不能盡也而後知人之職分聖賢之所用心而人心之危不可以一息而不操也茍有用心之地則凡天下之學皆可因之以資吾之陟降上下焉故易擴名曰廓而字叔因以堅其共學之志廓亦願自奮也廓於程文亦姑以遊戲云耳癸卯之秋與其儕輩試漕臺亦復得之冬十有一月九日乃死於龍窟山寺中其兄抑來撫而哭之曰吾不信汝死也汝死是無天也遂取以去余哭之過時而悲自傷其子子而莫我助也甲

辰之春余亦顛倒於禍患凡十年而世亦無察其始末者某月某日其兄始葬之其邑某鄉某所之原念欲揭廓之志以刻諸墓上其友凌堅數以趣余曰是堅之責也廓少孤其祖良臣曰以老兄抑實任家事督廓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旁觀亦不能安廓曰兄愛我者也人有言兄私自為計則憤然責數之曰何為間我兄弟也兄必不爾終不能動吾心也錢物之到手有數到輒於朋友故舊無分毫吝惜計較心嘗以事為人紿錢三十

萬僅得銀十餘兩置之行篋中暮夜入邸舍發篋而又
失之人為廓歎息失聲廓笑曰是固已失之物也其於
世故淡泊孝友慈愛出於天姿使得共學以至於今不
但儕輩之不能及固吾尊行之所共畏也嘗與吾友瑞
安葉適正則論後来學者而有遺恨於廓余嘗銘廓父
贊之墓故畧其世系而系近世問學之離合求正則書
之使来者有考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三十而死其志皎然有子曰顥以聽于天

姚唐佐墓誌銘

君姓姚氏諱汝賢字唐佐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坎祖致父源君平生衣食粗足不為後日計樂易好善不求聞於人教其子以學而不冀其必成優游卒歲蓋適其真以生死者娶沈氏子男一人怡也怡為太學諸生無所遇而死君哀之越二年亦死蓋紹熙壬子八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九孫璠甫冠而兩喪停之屋下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傷其窮之至此也於是林方入臺為侍御

史不能必顧其私命其弟大任相徐舉義以葬而樓君城徐君總陳君志同與夏貢士師尹和之尤力龍川陳亮嘗入太學於怡爲同舍吳東陽竽舊尉永康而善怡也其施文吳亦施字以成諸君之盛舉使知風義不泯薄俗尚有激也聖明在上風化尚可攷也其地爲豢訓鄉馬義原其舉爲紹熙壬子十有二月丙午銘曰

失其子以及其身世固有途窮之人死於孫之手而歸骨於其子之友法猶謂之有後吾將各舉畚土於新阡

之上以觀造物之處此壞也

何少嘉墓誌銘

少嘉何氏名大猷少嘉其字也世為義烏著姓初少嘉之曾祖先既死祖槼以武事强力起家以光其業父恢茂宏叔父恪茂恭以文字自奮場屋有聲諸公間茂恭登庚辰進士第未及為時用而死茂宏不上第亦死少嘉時年二十許歲輔伯兄大辯以當家而家事悉稟命焉仲兄大雅以疾不涉事少嘉時其起居使得徜徉以

自養疾門外之事不問劇易身悉自當之少嘉兄弟欲葬其父於傍家之淨明寺葬有日矣而寺僧梗不得葬少嘉慨然曰我豈無一地以葬是少我也家不可立矣官為杖之而止又杖一惡少之無故為梗者而後門户為之少寧少嘉處宗族以順待朋友以信接鄉黨以禮協親戚以恩意教詔童僕而隨力使之視租户如家人而恤其輕重有無及其死也無一人不為墮淚而快其死者兩僧及一惡少耳內事則姑姊妹之既適人者疾

病而多方救療之緩急而奔走扶助之公濟其乏而私又不靳其所有惟其無事則平處之或怨其不均則曰兄弟姊妹豈有兩心乎未適人者坐起必曰嫁爾而不及父在時是為死其父矣爾伯兄必不然暇時讀書有常課莫夜欲慰暖其母則卧榻之側几案之旁道及閭閻碎事姊妹笑語夜分母倦始各散去而母亦忘其為寡居也傾心一世之賢者見輒尊事之雖未見知而不怠愈虔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

乎嘗從予學而其姊以為吾弟何所求於子而汲汲若此盍有以大慰其心予笑謂其姊越雞不能化鵠卵惜吾之非魯雞也其姊曰我不解子書語吾弟滿意而去則吾之願也未幾而當路欲以事見殺少嘉自比於子弟而營捄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復兩涉之幾至覆舟不悔紹熙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再急月之六日少嘉無疾而死予為之驚呼曰我其不免於詔獄乎少嘉死是惡証也二年興獄而僅能以不死其兄將

以癸丑二月二十三日葬其園之南山少嘉娶俞氏麟之女麟一時名士得邑以死少嘉年二十九歲無子愛其兄之少子巳孫者死以嗣其後亦少嘉之志也於是龍川陳亮銘其墓晉安吳等為書之銘曰

兄之子吾子也百世之後孰知其為彼為此也宅兆之卜惟其安也以吾身而為後日之計則陰陽禍福之多端也身無可擇之行而道有未盡之精微賫志地下深藏而厚覆之而鬼神莫之窺也化為堆土溢為精英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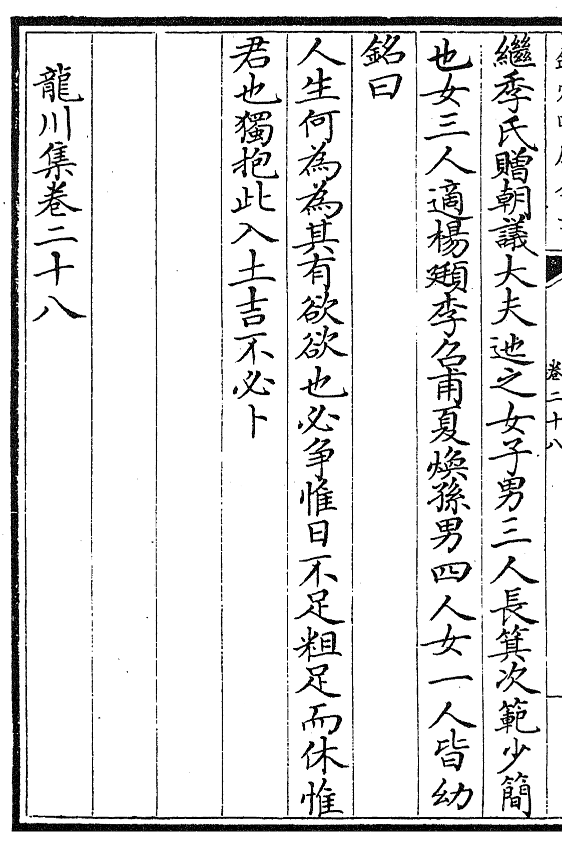
動無時其或爾克承

劉和卿墓誌銘

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學居亡何其母死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求予銘其墓其後予久不見範範能入太學為諸生與一時英俊相先後一日其父和卿名大聲訪予實婺觀為予道範近事喜甚今年夏秋之交予得第東歸趨本郡謝則聞君死矣入弔君喪甚悲未幾範衰絰跣行以其同舍生袁州州學教授

徐君正夫所述君行来告曰我父將以十月己酉合葬
往嘗辱銘吾母矣可不哀吾父乎予自念投老蒙上誤
恩擢先衆後精神筋力往往盡矣愧無以報稱也將遺
落世事痛自嗇養以庶幾萬一焉而敢費心思於文字
間以重其羞然聞範言則拒之有所不忍蓋世有常言
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金華距行都一水水湍流時舟昨
發今日至行都無試則已爾有則金華之士必多君嘗
學為其文而衆中未嘗有君之跡孝友自將行無愧於

鄉黨而已君世居都城乃傍城築室瞰溪而南山森列一望甚遠縱橫不過二三丈許外未免於利入交鬭而過數步則幽人逸士之居也然君與人無甚交涉怨惡亦以是取足而無他營晚始作大室天寧寺傍亦取其不涉鬧市耳君氣貌偉然宜於世無所不可而利名之場宜至死不休也去朝密邇而不往爭名出入於市而不就爭利則其可書者衆矣君卒於紹熙四年六月壬寅得年五十有七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先娶陳氏



繼季氏贈朝議大夫逖之女子男三人長箕次範少簡也女三人適楊頵李名甫夏煥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幼

銘曰

人生何為為其有欲欲也必爭惟日不足粗足而休惟君也獨抱此入土吉不必卜

龍川集卷二十八

龍川集卷二十九

宋 陳亮 撰

墓誌銘

先妣黄氏夫人墓誌銘

乾道九年十有二月二日永康陳亮與其弟充始克合葬其母夫人於龍窟卧龍山之下葢家君之志也於是亮泣血磨石而書曰

還山而葬祔於其姑是為十有四歲而生子生之二十

三年而沒沒九年乃葬其子曰亮充而其出則黄氏武經郎諱大圭之女乎不能從死乃從以居旦暮率妻拏以洒掃絲竹終身不至其廬天地無窮不孝安贖死則葬我墓之隅後千百年猶不廢其為陳氏之墓則必遇君子長者之人夫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始孫貫從余游余不知其母沒若干年而其葬之與未也於是時余蓋七年弗克葬其母矣蚤夜腐心疾首不

忍聞天下之有是事惟恐其我告而敢以問人乎後二
年始克畢事因顧謂其友即填溝壑無憾矣獨貫慘然
於衆人之中若不能自容者盖其母喪猶在殯也貫家
故貧遇歲大旱貫滋以恨恨明年淳熙乙未謀掇其衣
食之資及秋而葬且將乞銘於余以告哀於百世之君
子立秋之一日貫得疾不起其父哭之至於慟絶少定
則祝曰吾不以汝死而不終汝志也竟以九月丙午葬
其母於距家一里馬雙塘之側前事遣其仲子恪泣且

拜曰子其重哀我亡兒余固哀之者乃為其銘曰
来徙永康周其姓資則有女序来聘宜家宜子又賔敬
四十有二壽則竟七年乃葬貧斯病子知其罪制於命
父不忍欺情之正我非其人銘豈稱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義烏商盤奉其父命將以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丁
酉葬其母夫人於去家五里横塘之原先事踵門升堂
而再拜曰天不降不孝之罪于盤之身而奪其母淚徹

九原而不能以有及至於免喪又不克即死惟是得葬
日月遷延至此生死愧恨敢丐一言以誌其墓於永久
以寬其萬分之罪余為之惻然答拜曰此孝子慈孫之
請昔之君子所不愛其力者也然余嘗嘆士之把筆為
文章以自名於時者何嘗不為不朽之慮人亦往往樂
得其言以自托至或身未及歿而已無傳其尤長者緜
是而數十百年而零落盡矣始望之不酬所謂文者未
足顧乎況余志念衰索圖所以及身之計懼不自保雖

欲應子之求其何以應子之求令子之邑已多賢士大夫且吾亦誠懼夫不避之罪盤無以答而强請不已又使吾之親友故舊交逼而致其辭余不得自通其意獨念其嗜好之不類或者文之不足托而後世當有悲其志者夫人姓陳氏曾祖裕祖鏜父宗高年十七嫁同邑商君錡子男頌次則盤浩先卒岩質女六人其壻樓知默陳謙亨喻憲餘未行孫男一女一皆幼以乾道九年十月十七日殁於是永康陳亮銘其墓曰

夫不以窮自懟而為是邦之彥子不以愛自驕而為處子之秀得年四十有八是為夫人之壽

章婦胡氏墓誌銘

故太常寺主簿縉雲胡權經仲能以其學行犇走數州之士士往往以不得從其游為恥然亦爭好傳道其所為初章德文侍郎有從子年十許歲失父精神已自能凌逼人人固奇之而亦以此不保其他日也經仲獨托以女稍長名浩而字曰養直及胡氏女既歸其姑殊愛

之養直亦更折節自愛婦又事事可人意以經仲故相
傳閭里養直晚於家事乃有不自得於中者時時以杯
酒自放婦蓋憂之亦不敢傷其意也然獨奉事其姑彌
謹一日相其姑色微有不悦意時蓋已屬疾矣為之數
日不食曰十四五年婦姑團欒之意乃更以指尖事破
壞耶我不足為婦明矣且死常若不釋然者死時年三
十六余與養直早相善入弔其二兒長短相去索上下
間耳慟哭對客悲哀伏地如成人旁有女奴抱一嬰兒

以立意慘慘泣下余為墮淚而出有以知其母之可書者衆也養直於其死若干日葬之某所之原實淳熙三年九月某日閶泣為余言甚矣吾哀之不可紓也吾婦令亡矣余使歸具石而次所聞焉銘曰

生而事姑死猶不滿此心昭然其存彌遠

胡夫人呂氏墓碣銘

往余聞呂氏母勞苦有功於家晚以其女孫妻吾從叔次愈盖猶及識之於是時年七八十歲言語質實無飾

撫問其旁兒女子諄諄有恩意因嘆承平遺民雖婦人猶能如此其女孫之嫁胡氏者有子從余游問其始嫁時蓋甚少舅姑辛勤起家冀得婦以相吾事且又未有他婦已自能勞苦以取其舅姑歡心諸叔之幼小者撫視加懇惻焉其後各各有婦常先後彌縫之故上下無大闕失要之雖女訓久廢不用彼其在父母家習見其尊上人所為宜不誤人家事也呂氏世居婺之永康曽祖孟祖該父章年十九嫁同邑胡汝弼從余游之子名

括余愛其可以共學者也下有二子尚幼一女適東陽
陳師古嫁之二十九年以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卒
明年十有二月甲申葬於去家二里先塋之側先事括
拜且泣曰括無以自致於其母者且傷吾母之德由是
而澌盡矣雖其丘壠他日未可知也余無力以重之為
書其石曰
吾叙次夫人以存其大母之遺風吾因其大母以著太
平之遺民銘乎遠矣庶及其墳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始余於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於講授以自衣食而章氏之子椿實左右之明年其弟與允相繼至自是歳時往来如舊故每見其父巨川終日對客足未嘗越户限而飲食以時品具精潔户内如無人聲余固心知其得助矣久而習知其家事則又有異焉巨川少時頗自豪視錢如糞土已更折節以事生産夫人不使户内有一毫滲漏以發越其志而昌其家及夫人之父

春秋曰以高相其甘言使無闕而已不欲其兄弟為資
人以生也巨川課諸子以學曰及吾尚健家事不以累
汝至於房闈細碎夫人亦必為之區處曰無以分其心
也聞其有稱焉夫婦相對歡笑否則失聲懊恨有子何
業至女之已有歸者問其能事人與否而不及其他也
嗚呼三綱五常聖人致意於其間者詳矣學之不講自
男子處之不能以得其道況女訓之廢於今千載如夫
人之資性適有合者余甚異焉夫人姓田氏世居處之

縉雲曽祖玉祖褒父大亨年二十歸永康章濟巨川後三十有三年當淳熈乙未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卒又三年正月十四日乃克葬子男三人從予游者也女三人長適沈驥次許嫁胡梓次未笄孫男女合六人皆幼三子者奉其父命與吾友徐元德居厚之書以来曰願有述乃系之以銘

黄頂之原四山壁立幽囘静深夫人之室

徐婦趙氏墓誌銘

余往貧不能自食鄉人徐介卿欲以子碩屬余而使食焉余謝不敢其後計窮竟出此而介卿之死久矣自其故所往來皆莫余助其勢獨難於介卿在時以是尤念介卿已而聞碩聯姻皇之近族兾得官以立門户余切嗟是非介卿之意也然碩方務學不輟晚又見其文日以進今年春三月十有四日其婦既歸殊不類貴家兒女上下相顧欣然其姑大恨得婦之晚余時為客亦以為事往往出意料之外介卿於是可以瞑目矣甫二月

而其婦病及余客臨安得碩書告以婦死惟恨不孝不克事姑也碩哭之過悲將以九月之十日葬婦未及有子異時孰知其婦之為可哀也曾祖某嘉國公祖某集慶軍節度使父某令為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於是陳亮同甫與之銘而葉適正則為之書其石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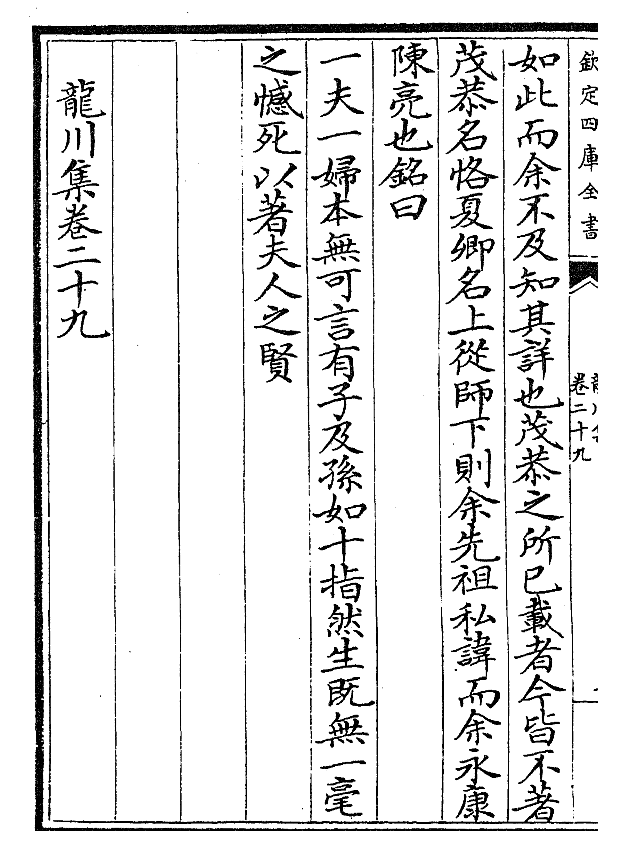
徐氏再世之墓其名曰季園旁有小冢是為濮王六世之孫而碩之室為女二十有七歲為婦一百有三十日生死宜之是為永畢

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往時義烏何茂恭以文稱鄉人之欲銘其墓者必屬筆於茂恭余猶記乾道初余就姻茂恭家見茂恭銘其從母王夫人之墓其文工甚茂恭口誦一二過余能随記其文復為客道之茂恭撫掌歡笑世有强記如此者今十四五年矣當淳熙庚子夫人之夫喻君夏卿將以十月二十日改葬夫人於智者鄉雷公山之下以茂恭舊所為銘文示余求改葬誌茂恭死八九年其文愈可貴

重余讀其所為銘文為墜淚久之余安能誌人之墓况又能於茂恭文外更著筆耶第以夏卿一子三孫從余學無辭以却夏卿之請夏卿四子次子大方早夭其孫遐老又夭婦陳氏守義不去以檜老為嗣夏卿與夫人又以長子義方之子槐老重慰安之下至房幃碎事夫人不使陳氏有所憾義方早喪婦一女又孫夫人亦命陳氏母之惟留子楠老一人故義方安于再娶知方有痼疾夫人憐之亦令得所配夫人在時有子檮老今又

有林老者夫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為學而已卒不以
一事損其均平之德獨以不及見其有子為恨今有子
四人曰櫸老榆老樠老槿老而汝方亦能以學問自見
於鄉閭枏老今名宏有俊稱檜老名憲能經紀家事而
不廢學槐老名演郡以其名上禮部而夫人皆不能待
兩女嫁商克忠趙悌豐約一取命於夏卿夫人止計其
女功所當為者彼其一家之所以和平而無間言雖夏
卿處之有道而夫人之為慮亦甚密其大畧之可言者



如此而余不及知其詳也茂恭之所已載者今皆不著茂恭名恪夏卿名上從師下則余先祖私諱而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一夫一婦本無可言有子及孫如十指然生既無一毫之憾死以著夫人之賢

龍川集卷二十九

龍川集卷三十

宋 陳亮 撰

墓誌銘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紹興癸亥歲從事郎金華汪公泱自江州德化縣主簿罷歸久之以是歲卒其後葬邑之慶雲鄉所謂東彌塢者又三十有五年當淳熙丁酉三月辛亥其配曹氏卒子泌等將以巳亥二月丙申舉而合葬焉先事泌以母

夫人行實一通哭授其子俊臣犇走以告永康陳亮曰泌願有謁於子也泌之母葬有日矣惟是不得離其柩跣行以謁也昔者先伯氏有子實婚於陳氏於泌之母為諸婦閫内之事不能以欺子矣吾子幸而賜之銘以宣昭先懿使後此千百載不知其為汪氏之時猶賴以存其墓豈惟以掩蔽其孫之不肖而異時姓字又獲比數故願吾子之哀泌也亮頓首對客以不能辭又念君之力足以取一時有名位者之辭以自猒滿假如足以

及君所言猶且不敢况又非所及乎後臣奉其父命縷縷不止亮復以為意方熱時忽忽不自覺爾久後因將大悔第歸熟計之亮退而讀其狀見其所載主簿公與其兄將仕義居三十年閨門肅睦如其為父子之居者將仕凡三娶先後之姓不能以皆同而夫人處之如一奴也主簿歿時夫人年方四十四男二女皆幼夫人緝理門户咸有節法過者不知其寡居也蚤夜自躬其勞以進其男子於學女子非女功不輒習故泌與其弟天

錫澄溥皆令入粟補官以試其藝業於計臺女之長者以歸奉議郎通判寧國軍府事王統次嫁時詮詮固大家子不幸天錫澄溥皆相繼先夫人而亡夫人又為之存撫其孫兒使各各有立視其父之存者令其孫九人曰正臣表臣俊臣廷臣堯臣良臣鼎臣周臣舜臣者皆能不廢書冊以自見女孫十六人其三人已嫁楊淥王杞曹蒙其壻也杞為承務郎使主簿而在所以處其子若孫者宜不過如此然夫人不自以為功每曰是其先

君之遺澤也晚歳一切委事於二三婦又如不諳其有家者其他閨闈細碎可紀尚多與亮所聞皆合然後知亮之果不足以任此銘也既而泌以書来曰泌寧獨不悔而已茍不得不止也乃叙次而使刻焉曹氏在金華為良大家曾大父隨大父介父韶夫人享年若干歳銘曰

在昔夫存視其弟昆其居既寡視子若孫既老而休則視諸婦死則已矣視此韻語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亮外大父閤門宣贊舍人黃公大圭自其父訓武公捧當妖賊熾甚時以死捍鄉里而舍人公亦能擒其別將以自見故黃氏在永康為聞家舍人六男皆早世長女嫁同邑陳氏是為我先夫人次女年十有四則嫁同邑周睨三男曰擴曰揚曰抗兩女一以歸亮之弟充一歸縉雲潛萬中文三十有三年以淳熙已亥六月二十有四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二十三日葬於去家十里長蘭

山之原其地葢屬縉雲其女兄之子實銘其壙銘曰
痛父家之將遂淪墜念夫家之永有顯者覆厚土於其
藏爾後人其勿捨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姓世居婺之金華曽大父良直大父忠父文徳
年十九嫁同邑劉君大禮生男三人淮淵演女三人長
適楊䫌次在室嫁之三十二年當淳熙壬寅七月二十
五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一日丁酉葬邑之慶雲鄉杉塘

原先葬淵以劉君之命問銘於永康陳亮數年以来亮以與世不合甘自放棄於田夫樵子之間誓將老死而不悔一日金華二三子相尋蕭寺中問其舊學為何事使人惘然如有所失墜思欲温舊起廢而忘其志念之既落其一人則淵也今年春淵之母夫人疾既病矣然猶往来不輟朝記夕省若學之不可以頃刻已者問其故則曰吾母之志也未幾而遂死矣余悲之推此道也則所以事其舅姑以及其夫者宜其皆可觀而其詳不

得而具也銘曰

不自憫病而淑其子曰母之愛則有餘美是其藏也可以詒千萬年者未耶言之不文理則近是在爾後之人尚其克嗣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始余聞東陽何君堅才善為家積貲至巨萬鄉之長者皆自以為才智莫能及然堅才方端居深念平生為學之志於是不酬矣遣其子逮從一世士君子游又招致

邰康似之使造適遇述從之學似之有聲學校中及為甲辰禮部牓首世多知其人似之亦善稱其四子謂足以如堅才志而堅才死逮實主家事師其四弟以奉母夫人杜氏惟謹而門戶綱紀一切聽之逮如堅才在時人往往言逮才有父風或曰是四弟為學之驗也余獨心知杜夫人之有異於人夫母主於愛愛之過則長幼必失其序而家事莫適所主矣令父死而五子以次聽命余雖不及知夫人處家之詳而其大畧固足為寡居

者之法也夫人姓杜氏世為東陽儒家曾大父義大父伯忻父杉夫人年十九歸何君松堅才也以淳熙丙午閏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五十有四子男五人女四人長適同邑郭江江兄弟為東方學者次適從政郎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糧所准備差遣翠嶸尋卒餘未行孫男三人存攄恬諸孫將以丁未十月二十九日合葬夫人於松山鄉寶山原堅才之墓先事逮既行以見永康陳亮而哭曰葬日迫矣閨門之懿將隨葬而泯滅也吾母

早奉其姑勤甚晚歲復迎外王母以歸養示諸子以孝也吾父死而吾兄弟居喪不使一日廢學示諸子以無忘先志也衣食足矣而機杼之事雖老不置示諸子以不忘本也使令具矣而鞭朴雖有不用示諸子以尚寬也至於平生妯娌之無間言鄉閭親戚之有恩意人人類能言之吾子盍為逮圖其所以永久者亮語之曰子之言皆是也而我又有以知君之母惜乎吾文之不逮也於是與之銘曰

家政歸一如父在時非子之能惟母之思死則同穴厚以培之後千百年銘其庶幾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紹興之年余客臨安凡三歲父母顧其有室而命之歸也義烏何茂恭欲妻以其兄之子於是義烏之富言何氏茂恭兄弟俱能文而茂恭聲問尤偉余負甚懼不得當也諸凡茂恭姻黨皆以為不然獨武義劉君叔向力贊其説且語吾父趣納幣又明年乾道改元余往就姻

焉姻黨咸在而叔向之妻茂恭之女弟也於是茂恭之母年七十餘兩子一女相與為命門户方張和氣充滿入其門者油然生敬愛諸孫女如女然而尤念吾妻為類已以故劉氏姑視之特好而叔向於余亦加厚茂恭罷官吉之永新諸公爭知其才旁觀者亦以橫飛直上為不難也而壬辰之春一日無疾而死又三四年毋亦下世叔向與其妻會葬而叔向死焉茂恭之妻未幾亦死吾妻之父以淳熙癸卯七月之晦其死如茂恭獨劉

氏姑與吾外姑尚亡恙丙午之春俱集於外氏劉氏姑語余曰我生於七月二十八日歳煩遣禮而不一顧我如不遺也余笑曰是固其初心令當償之耳及期而往出門迎笑大會親族勸酧達旦而意殊無已也是夜將繼之以樂杯未行而舉手扶頭曰病余往視之則死矣嗟夫盛衰相尋本不足計而生死之際其誰為之乃使其兄弟之死如一人余亦不自知其哭之慟也二十餘年之間為月凡幾為日凡幾何氏劉氏其變如此之亟

而余窮蓋如初變通之道獨至於余而遂息耶是又可歎已矣夫人姓何氏曾大父京大父先父棨年十七歸劉氏死時五十三矣子男三人三復監衢州北較務三友三進女三人嫁黃華黃述古皆佳子弟而述古嘗以國子上禮部幼未行孫男三人女三人尚幼夫人志意疎豁語言明朗遇親族上下不問貧富貴賤皆有恩紀大畧似其父而不類婦人女子然樂人之飲而不自飲終日言笑而無可擇之言閨門懿行雖處子不能過豈

其得陰之正德而無其幽吝之氣耶此亦婦人之傑也始叔向之葬在家傍五里金塘之東原諸孫將以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合葬而謂亮何以使吾母雖死而不亡乎亮固力不足者將藉友朋以自助銘曰

志念谿然𪗋之以死葬從其夫畀爾孫子

姚漢英母夫人墓誌銘

余世居永康之村落閒雅不喜遊城市遇友朋在焉則過之一日過同舍生姚怡順道於闤闠中其門桑柘環

合一經幽長如幽人逸士之居升堂而拜其父則風貌淳古語言質實使人失其所以欲富欲貴者竹床瓦器品具精潔閨門濟濟又若不待禮法而自合者余雖不及請拜其母而心知其閫内之懿矣久之而怡之母夫人死死後乃知其為故吏部尚書陳良祐之外兄弟葢其夫妻安貧不以親戚之貴達而有賴焉雖其友之子不得而知夫人從子徐君之茂登科從仕日月有聞而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亦浸浸有列於朝獨怡蹭蹬

太學夫人亦不以是而愧其子徒欲其學業之久且不怠也夫人姓沈氏曾祖某祖某父某娶之金華人年若干歸永康姚君某子男一人怡也女若干孫男若干女若干適某夫人以怡入太學遇高宗皇帝慶壽覃恩得封孺人嫁之若干年卒於某月某日越一年當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葬於邑之承訓鄉馬義弄之原而以銘屬其友陳亮辭不獲則叙其畧如此銘曰

不使其夫有賴於人不使其子有羡於人此其德之深

且厚者故所以宜其後人銘以昭德獨可非其人乎

凌夫人何氏墓誌銘

浦江凌堅從余學往十年時余嘗弔其大父之喪其伯父杞實任家事而堅左右之升堂而拜其母則肅然端重如五六十許人令人生敬者徐而問之乃知堅失父時母方二十而娠及生堅則毅然誓不再適父母欲奪其志而不可亦未知堅之必成立也家政出於舅姑而輔其内事惟謹房户細碎無不整辦舅姑曰以老則一

切聽之其夫之兄纖毫以上未之或與也惟課堅以學
晝夜不使少怠曰汝無死乃父足矣及堅能與薦書則
曰是可少塞門戶之責也堅不懈愈虔卒能以姓名自
見於諸君子之間始爲之開眉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
欲持以見汝父於地下也汝其愈自力使問學更有聞
焉則我死矣自餘惟伯父之命是恭也及余奔走於禍
患而莫之解則聞堅之伯父死余欲哭之而不能未幾
而堅母亦死實紹熙改元十月之一日得年五十有一

而求余銘其墓堅於余休戚每若相關者余心許之而困於囚繫小定則堅来曰堅以其年十二月丁酉葬堅母於縣西三里德政鄉華表原先塋之側墓内之誌已矣何以相其墓上乎堅母何氏名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也曽祖辨祖滿父新年十九歸凌君楠子男一人堅也孫男二人鼎泰孫女嬌堅數為余言堅母好讀書知義理於先祖妣治生之際能迎其意而奉承之於先父既死之後能廢琴不撫以撫其孫敬上恤下内外親

屬皆有恩意而寡居不自謂能也余爲誌其大者則表裏本末皆隨以見於是永康陳亮爲揭銘墓上而晉安吴等允成實書之銘曰

夫曷爲而死乎子曷爲而成乎成其子不死其夫曷爲而不得銘乎銘非其人乎銘當其義乎因吾言以得其所不言亦有以盡孝子之志乎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夫人夏氏世居婺之永康曽大父恭大父開父琛年二

十有七嫁同邑吕君師愈吕君先娶夏氏生一男一女而殁盖夫人同族女兄也夫人初歸吕氏家道未為甚裕吕君不遺餘力經理其家至有田近數千畝遂甲於永康夫人節啬於内課女工甚悉以輔成吕君之志又賛吕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於士林取其女若夫置屋傍使能自昌其家盖繼為人母者之所難也及夫人所生之子浩以賑濟得官夫人不為動及用是而獲貢於漕臺乃始為之喜曰汝父本非私汝直為今日

爾更能自力以明父之志適吾心也約為怨家所告幾陷不測語連吕君浩詰闕告哀請以所得官贖父兄之罪朝廷義而許之里閭族黨咸以浩年少不知事體為人所戲弄自喪失一官浩亦慭見其母母語之曰汝今日不怠自力於學已能明父之心矣尚將何求其後既許約居外以事生産亦許浩自讀書於外獨與少子源俱曰汝歴事未多讀書未廣自力家事以代父之勞所得亦既多矣婦人女子之不溺於愛區處其子切於事

情而無違夫之志若夫人者能幾而享年止於六十有四以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于趙侯祠南山之原孫男五人季曾季殊季時季懐季㣧女三人尚幼前事約浩源叩予門而哭盡亦哀吾母而賜之銘且吾父之志也余方叨被誤恩褒嘉之語非所宜蒙訓誡之辭不遑寧處思所以休息莫年而報稱天地之造者懼未之逮而敢言文乎獨欲使一世知予無所怨惡而鄉閭幽閨之微往往具知之故勉從

約浩之請而係之銘銘曰

婦貴於拙拙不害成母主於愛愛惟其平彤管所書幽閨曷稱因所自見庶幾平生在爾後之克紹豈予言而後明一石易朽遺志可憑深藏厚覆莫之變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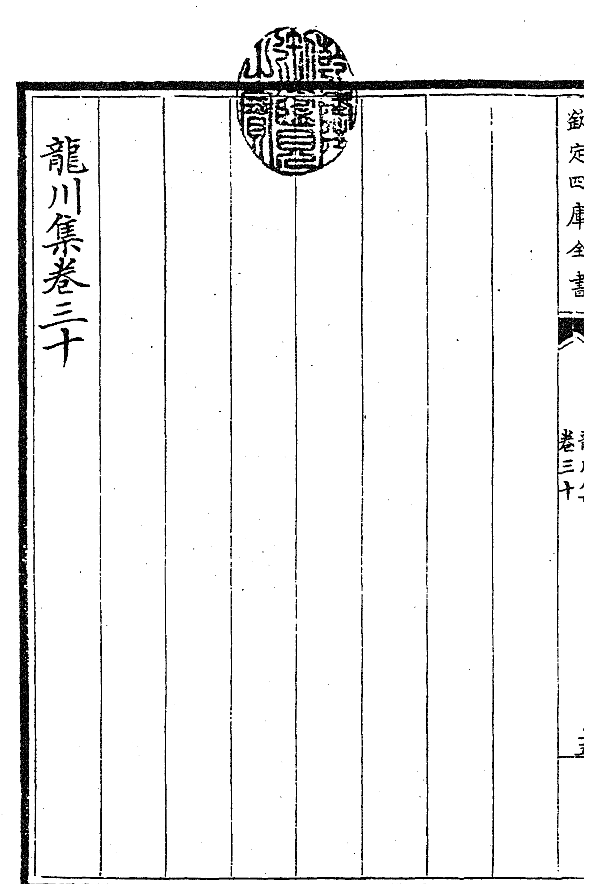
黄夫人樓氏墓誌銘

義烏黄耕子野以壬辰歲入太學與其同舍一時豪俊角銖積寸累之功以登舍選與余為同年進士其入太學之四年始娶同邑樓君若虛之女為婦年纔二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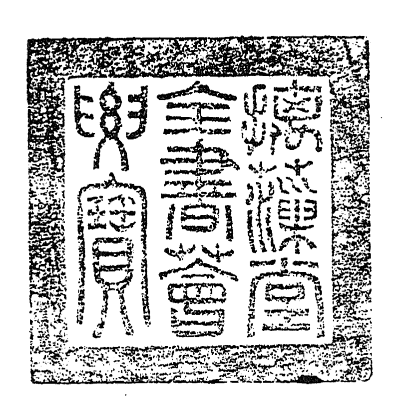
二而子野孀親在堂不以違離自戚亟欲為其親一日之榮時節不敢離學故樓夫人見子野之日常少子野亦覬得一官以終酌儷之樂有男一人名初孫而樓夫人以己酉十二月十五日死矣紹熙四年夏子野與余同試殿廷下登甲第每為余誦言其不滿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辛酉葬樓夫人于邑之龍祈鄉菱塘先塋之側求余書壙石以誌其哀余龍川陳亮也銘曰

三綱所在人之至情事或奪之本心自明是皦皦者寧

間死生子野具石余為其銘



龍川集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胡曉春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